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经典之作

# 密店英豪

张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密店英豪

张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店英豪 / 张鹰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9

ISBN 978 - 7 - 5034 - 6742 - 4

I. ①密…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7966 号

## 密店英豪

---

著 者:张 鹰

责任编辑:窦忠如

封面设计:程 钰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43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内容简介

珠河游击队的交通站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站长梁春的妻子李云和儿子落入了敌人魔掌，儿子被救出，被敌人折磨休克扔进臭水沟的李云苏醒后逃进深山遇到亮子。不久山里也来了鬼子，亮子父子被杀，李云巧妙地除掉三个鬼子走上逃亡路。按赵尚志指示，梁春借助郭三娘关系在凤山以开办大车店名义再建交通站。将抗联人员安插进伪警察队伍。铲除了汉奸，镇压了叛徒。梁春回凤山的路上遇到妻子李云，两人与追击的敌特交火壮烈牺牲。儿子梁青山挑起重任，与救国会一起惩治了坏人。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在通河协助警察汪金财等打开牢门放出在押群众，发起一场大暴动。书中还写了柳永吉和金英子，梁青山和秀子，孙玉堂和刘寡妇之间真挚的情感。

# 目录

密店英豪

- |     |      |      |
|-----|------|------|
| 001 | 第一章  | 日寇突袭 |
| 017 | 第二章  | 勇斗顽敌 |
| 035 | 第三章  | 进山从军 |
| 049 | 第四章  | 生死脱险 |
| 067 | 第五章  | 再度出山 |
| 082 | 第六章  | 敌特纠缠 |
| 099 | 第七章  | 凤山开店 |
| 113 | 第八章  | 黑影迷团 |
| 124 | 第九章  | 情报见效 |
| 136 | 第十章  | 山中遇险 |
| 157 | 第十一章 | 难以平静 |
| 167 | 第十二章 | 偷袭车店 |
| 186 | 第十三章 | 采购历险 |
| 210 | 第十四章 | 途中巧遇 |
| 222 | 第十五章 | 走上绝路 |
| 233 | 第十六章 | 受骗上当 |
| 242 | 第十七章 | 狭路相逢 |

266	第十八章	风云突变
281	第十九章	血染山村
294	第二十章	意外波澜
304	第二十一章	半夜枪声
311	第二十二章	狱外暗战
318	第二十三章	激战通河
344	第二十四章	凤山扬威

361	后记
-----	----

## 第一章 日寇突袭

1934年。

秋天的一个凌晨，西风裹挟着冷雨，笼罩了张广才岭以北亮珠河沿岸的大片山林和村庄。冷雨中二十多个人的马队，践踏着满地泥水朝亮珠河下游的中和镇疾驰而来。这场持续了三天的霏霏淫雨，让整个天地间变得阴冷逼人，鸟不出窝，牲畜也不愿出圈，人们都蜷缩在屋子里企盼快些晴天。蒸腾着满身杀气的马队践踏着满地泥泞骤然停在了中和镇西面的一片树林子里，二十人抖着一身雨水从马背上跳下来，一个个弓着身子像幽灵一样扑进小镇，那轻巧怪异的动作像寻觅猎物的胡狼，很迅速地包围了临街的一个四合院。雨幕里依稀可见大院门楣上“梁家杂货店”五个大字。四周的高墙把大院挡得严严实实，大门紧紧关闭着。一个被冷雨浸透的人哆嗦着走上湿漉漉的台阶，有些慌乱，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开始有节奏地扣动了几下门环，被冷雨淋湿的门环似乎变得很沉重，发出沉闷的“咚咚”的声音。院子里响着一片雨声，似乎掩饰着什么。身后有人急促地催促他再敲，又是“咚咚咚”那节奏有些焦躁。院里有了动静，有人“啪叽，啪叽”踩着地上的雨水走过来，到了门前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吆喝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咋还赖在这不走！再不走我就出去揍你一顿啦！他这一顿呵斥让门外的人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了，是院里的人把他错当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就压着嗓音扶在门上小声说：二掌柜的是我。那声音有些沙哑和颤抖。

里边的人没听清，沉寂了片刻说：你……你是哪一位？

我是……门外的人把嘴紧紧地贴在门缝上说：我是……下面的话轻微得被雨声吞没了，但里面的人听到了。

咋这个时辰回来？门里的人边说边拉着门栓。

门外的人嘟哝了一句：马被土匪抢去了，冒雨走了一夜。

门里的人抓着的门栓迟疑着，拉得很慢，显得很谨慎而又十分机警。他问了一声：那边也下雨啦？

下了。外面的人回答。

里面的人“哗唧唧”抽下门栓，湿漉漉的大门被缓缓推开。透过迷茫的雨

幕开门人一下子愣住了。他看到门前站着的人，穿着很令他扎眼的米黄色雨衣，而且他身后还有一片黑乎乎的人影，手里都端着枪支。他马上意识到，面前的这个人有情况了。他立即抽身退步要关上大门，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瞬间，躲在大门两侧的人鹰隼般扑上来拧住了他的胳膊。他大喊：孙……你……一句话没喊完，脖子立刻被人死死地掐住了，那喊声一下就噎了回去。台阶下的那一帮人虎狼一般，蜂拥而入。大院里是五间上房，西侧三间是杂货铺，东面两间是掌柜和媳妇儿子的住屋和厨房，其余人住在杂货铺的后房。冲进院子的凶神恶煞们踹开上房的东西两个屋门，杂货铺的屋子里面点着一盏罩子灯。不算太强烈的灯光照着货架上那些没有任何表情的杂货，除了这些，里面没有他们要找的人。东屋里空空荡荡，没一个人影。咣当当，叭嚓嚓，屋里传出货架子搬倒声，东西砸碎声。

天光渐渐亮起来，雨渐渐地小了一些。集聚在院子里和屋子里的人都能看清真实面目了。这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军和伪警察。站在东屋地中间的那个矮墩墩、圆瓜脸、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军官是哈东满洲治安肃正大队长三木君实，眼前的一切让他觉得很失望。

昨天的事让他很兴奋，他的手下一个特高课在延寿的一个客栈里抓住了一个可疑的人，把烧红的烙铁往这个人胸脯前一伸就吓得什么都说了。这个人供出了哈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路线，以及哈东游击队赵尚志设在中和镇的交通站，供出了这个站的站长梁春。梁春是以开杂货店为掩护在中和镇搜集日伪情报，给赵尚志提供药品和一些物资。三木听了为之一振，逮住这个与赵尚志有重大关系的人，让他兴奋得一口气就喝下半斤日本清酒，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赵尚志可是条大鱼，他在中和镇设有交通站，要是把梁春抓住就不愁找不到赵尚志的行踪，赵尚志是日本人心中的一大患。

三木亲自对这个人进行了详细审讯，并且亲自领着二十多人开着老牌丰田汽车冒雨出发，一路上雨越下越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原始的泥泞的土路上失去了它的效能。汽车在路上陷住好几次，最后在义和屯硬征了二十匹马起大早赶了几十里泥泞的山路奔袭而来，让他意外地是此次行动扑了个空，梁春没在，连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在，大院里只有他的哥哥梁生。真让他恼火，更让他疑窦丛生，是这次行动走漏了风声，还是另有情况。这个日本军人不像其他日本鬼子动辄就大发雷霆，他是个老谋深算，狡猾异常的人，他从不因发怒而挥刀亲自把对方杀死，他总是借助别人的手去干那些血腥的事情。他让那些狂躁不安的军人都肃静，不要大声喧哗，他转身对身后那个领路人小声而又严厉地问：你的情报是不是欺骗了皇军？

太君，没有……没有半点虚假，我可以用脑袋担保。瘦削身材的年轻人胆



怯地解释着说。可是三木还是厉声地对他说：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我……我也不……清楚。本来是十拿九稳能抓住梁春。谁知道他竟不在，扑了个空。

三木没再发怒，只是很平和地问：你的说，他的能去了哪里？

是啊，他能去哪里？连他媳妇也没了影？据他掌握，梁春要是不进山去见赵尚志他轻易不会离开中和镇，更不会轻易离开杂货店的，特别又是这样一个雨天的一大早。目前他真弄不清了，只好问刚才开门的人，他二哥梁生。

三木正要让士兵把开门的梁生叫到跟前，一个警察提溜着一个邋邋遢遢，瑟缩成一团的一个人摔在地上向三木报告说：报告太君，这小子躲在大门前的拌子垛的后面偷看我们的行动。

哦，三木惊异而冷酷地看着脚下的人问领路的年轻人：他是什么人，你的知道？

年轻人瞥了一眼摔在地下的人对三木小声说：他是镇里有名的酒鬼贾振山。这个酒鬼现在才让人看清楚，微弱的灯光下那张被酒精泡得成了赤红色的脸变成了猪肝色，那双肿眼泡像一对水泡镶在眼脸上。不知是酒劲所使，还是见了日本人害怕，浑身哆嗦着。他没有了家，媳妇和房产全都顶了赌债。他剩下的几匹马全换了烧酒，他见酒就像苍蝇见血似的，一天三顿，天天得喝，喝完酒就到处乱串，偷东西卖钱换酒，或是突然串到哪一家里到厨房里抢饭吃，把一个镇的人让他搅闹得不能安宁。这两天他盯上了梁家杂货店，进来就不走，气得梁生撵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就藏在门前的一堆拌子垛的后面，隔一阵就敲敲门，气得梁生出来狠狠地踢了他几脚，直到下半夜他蹲在门外的拌子堆下睡着了，才消停下来。有酒劲支着深秋的冷雨没浇醒他，直到这伙日伪军包围了梁家杂货店他才醒酒。这会儿可把他吓懵了，他瘫在地上不敢动。

噢，酒鬼的干活。三木仔细地看了看，不屑地用脚踢了他一下，蹲下身，伸手托起他的下巴微笑着说：你的喜欢喝酒。

酒鬼点点头。三木仍然笑着说：你给皇军办事我给你很多很多的酒。

他听了一下子就跪在地上说：太君有酒，那……那太君你只管吩咐。

好，大大的好。三木将他拉起来，走到一边小声对酒鬼说了几句什么。酒鬼点点头说了一句：太君，一定给我送酒啊。然后三木对他点点头便转过身皱着眉头迈着纠纠武步走到被几个警察按在地上的梁生面前。这是个倔强的中年汉子，瘦削的身躯，棱角分明的面颊，下巴上满是浓密的胡须，两个眼睛充满了血丝。被两个日本士兵使劲地拧着胳膊。他毫不惧怕地挣扎着。三木看着他很赏识地一笑，然后摆了一下手说：放开。被放开手的梁生涨红着脸很气恼地看着眼前这个日本人，梗着脖子看了一眼躲在远处墙角的年轻人骂：你这个王八蛋！年轻

人瑟缩着身子躲到一边不敢看他。三木微笑着仔细地看面前这个四方脸的中国人，下巴上那密匝匝的胡子，显示出一种倔强，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全是戒备和仇视的神情。这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让三木打心里佩服，三木表现出很和蔼的样子说：不要发火，很抱歉，打搅你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梁春的哥哥梁生吧。

你们想干啥？你们……梁生很气愤地大声斥责着三木说。

我们想要见见你的弟弟梁春和他交个朋友，你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吗？三木不急不火，微笑着问。

梁生气乎乎地把脸扭向一边说：他去哪了我不知道。

三木还要问下去的时候，翻译跑进来，对他小声地说着日语。三木看了看梁生笑了说：好吧，你是个很固执的人，这对你很不利。我们先不打搅你了。就对院子里的警察和鬼子兵喊了声：撤！这些日伪军警在他的一声令下在蒙蒙雨幕中踩着满院的积水走了。日本人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撤走，这反倒让梁生很不理解。他们要干什么？

那个被梁生痛骂为王八蛋的年轻人，第二次有节奏地扣动门环和梁生那闷闷的一声喊叫，惊动了一个人，就是梁家杂货店的西院邻居王大壮。一个在镇上炸大果子的小生意人，他正躺在热炕上做梦，梦见自己死去的媳妇回来看他，可他媳妇只是拉着他的手哭，并不说话……那不太重的拍打门环声就把他梦中的媳妇吓跑了，他也从那难分难舍的痛苦中醒了过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味着与媳妇见面的情景。拍打门环的声音又一次传来。他以为还是那个酒鬼贾振山在和梁生纠缠，昨天傍晚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不要脸的家伙让梁生撵出了杂货店，手里攥着酒瓶子，拿着一个没有肉的骨头啃着，不时喝上一口，趑趄起起地守在梁家杂货店门前，隔一阵就拍打几下门环，那样子随时都要摔倒似的。昨晚梁生深更半夜地撵了他两三次，他就赖在门前不走，还不时拍打着大门。一直到半夜才消停下来。可这回不像是梁生斥责酒鬼那挡子事了，而是梁生那声怪怪的喊声让他觉得恐惧，他明显听出是那种被人把嗓子扼住，只喊出半截，没喊出来的憋闷声音，让他不安，他赶紧披上衣服到房门外，隔着半人高的院墙透过黎明前朦胧的雨幕模模糊糊地看见黑压压一院子人。那一刻，他觉得那冷雨就像浇在了他的心上，让他一哆嗦，他想，这可不是酒鬼闹事，是有人来砸梁家杂货店了，是有人对梁春一家下手哇？这伙人是土匪还是日本鬼子？这么好的一家人，遭了横事，虽说和梁家没沾亲，可也不能袖手旁观。他知道梁春这两天没在家，他媳妇李云在西街娘家伺候有病的老妈。他赶紧回屋叫醒酣睡的女儿说：三丫，三丫，快去告诉梁三婶，有一帮人闯进她家了，二大梁生让人抓住了，让她快去领孩子

躲起来。睡意正浓的十三岁的小姑娘坐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不愿动地方，在父亲的急三火四地催促下才穿上衣服，推开后窗闪身跳进冷雨里，朝小镇的西街飞奔而去……

风雨里的小镇街道上，一片泥泞。那伙日伪军警屋里屋外折腾了一阵之后，在三木的一声令下，又迅速地出了大院。小街上响起踩踏泥水的零乱的脚步声。这伙穿着黄色雨衣的日伪军警来时很隐蔽，现在是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行走着。一些早起的老人被吓得缩回院里，偷着往外看。谁敢惹这些魔鬼，那可是拿鸡蛋砸石头，自找死路。不知是谁家的一头小肥猪一大早跑到了当街上，几个鬼子围过去，打了两枪没打死，几把刺刀一齐施暴，小猪被活活捅死。他们兴奋地说笑着把猪的四条腿割下来揣在身上。一个瘸腿老太太看到那没了腿的猪倒在地上嚎啕大哭。怕惹恼鬼子再做出横事，邻居们跑出来往院子里拉她，后面的警察过来看了看，把那没了腿的猪开了膛，扔掉下水，用井水冲了冲，也揣走了。

这伙恶魔走出梁家杂货店离开这条小街，院子里立时显得一片寂静。这时没被带走的梁生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被推倒的货架扶起来，又把一些散落在地上的货物归拢起来，他觉得好奇怪，刚才那阵子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他在心里揣摩着，这个软骨头孙志良叛变了？幸亏三弟梁春不在，弟媳和孩子也不在。可是，这帮魔鬼进院没多大一会儿，就撤走了？他觉得这些鬼子没抓到梁春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这伙狗杂种是不是让这个酒鬼领着他们……他不敢往下想了，他要立即锁上大门赶快去镇东街。当他推开大门，两个持枪的警察看见他走出来，其中一个用枪指着他说：你在屋里老老实实地待着，别出来找麻烦。另一个也横眉立目地用枪指着他：你他妈别找麻烦，快回屋去。两个警察端着枪把他逼进屋里然后找来绳子把他的手背到身后绑起来，脚也被捆上。这回他想出屋是不可能了。

从后窗跳出来的三丫，冒着疾风冷雨飞快地穿过两个街口，跑进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敲开了一个小院的门。

这是李云的家，李云是梁家杂货店掌柜梁春的媳妇。李云没在店里住，这几天正在伺候生病的娘家妈。李云听见“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赶紧下地开门。进来的三丫被雨浇成了落汤鸡，让李云不知所措，三丫抖着身上的雨水，气喘吁吁地对她说：三婶，快……快……走，日……日本人进……进……你……们家了。李云看着小姑娘那急迫而惊慌的神态大吃一惊，抓住她的胳膊说：三丫，你……你慢点说。三丫仍是大喘着气说：我……我爸叫你……你赶快领成子……找个地方躲……躲起来。

李云一下愣在那里，脑袋嗡嗡响，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梁春不在家，身后的炕上躺着病重的母亲，儿子成子还在私塾王先生那边，该怎么办？外面还飘洒着敲打窗棂的疾风冷雨，让她心里格外焦急。刚强的老母亲听到了屋外的说话声挣扎着坐起来，连续不断地咳嗽着说：李云哪，你快去把成子领走……快……快！说着老人就咳出一大口血。

她赶紧过去扶住骨瘦如柴的母亲说：妈，那你……你咋办啊？

你……你先别管我，你，快把孩子领走，那是你和梁春的命根子啊！老人说着很费力地推着她。

那你……李云迟疑着不肯离去。

一旁的三丫说：婶，你就快去吧，我在这陪姥姥一会。

她很感激地看着这个懂事的三丫，不忍心地又穿了件衣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雨中的小院。她想，这回老梁是真出事了，得赶紧把孩子接走，可是往那走呢？她想起了梁春告诉过她，一旦有事赶紧领孩子躲起来，然后去找……她想着加快了脚步飞快地朝王先生家跑，她去领她十四岁的儿子成子。她的身后，老人吃力地扶着门框，看着渐渐消失在雨幕里的女儿，激烈地咳嗽起来。

三丫说：姥姥，这秋雨冷，你快回炕上坐吧。

猛烈咳嗽的老人，被三丫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回到炕上擦着满脸的泪水说：孩子，你回吧，不用在这陪我。

姥姥你躺吧。我给你烧点热水。

不用，你走吧孩子。我自己能干，你快走吧！姥姥撵她快走。

就在三木领着二十几个军警闯进中和镇的时候，在北面的山路上有一辆马车正迎着风雨飞快地朝小镇驶来。

赶车人正是梁春，魁梧的身材穿着蓑衣戴着草帽，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两个眼睛显得很机警。他明里是杂货店的掌柜的，暗里是游击队的交通站站长，现在他是从赵尚志的老营地回来。他这身服装和马的颜色在凌晨的雨幕里显得很隐蔽，稍微远一点的距离很难让人看清楚。在他离小镇还有二三里路时，突然听到前面一条岔道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立即小声吆呵住马车，透过迷蒙的雨幕发现在前方的另一条山路口，冲出十几个骑马人飞快地朝镇里飞奔而去，梁春立刻绷紧了神经，让马慢了下来，警惕地看着前方，不敢有半点粗心大意。他是昨天乘山里有大雾去平阳川给赵尚志送盐和药品，还有三支联珠枪。因为在平阳川老林子里参加了赵尚志主持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按原计划他晚回来一天，现在他急着回来拿孙志良去会发镇取的骨伤药，他看到队伍里有十几个受伤的同志都在平阳川那里急等着这些药疗伤，好尽快重返前线去打鬼子。他起大早从哪里赶

回来的。

他很警惕地前后看了看，从那条岔路飞奔过来的几匹马早已冲进镇里去了，风雨路上仍然只有他一人一车一马，他绷紧了神经集中听力搜索着从镇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突然从镇里传来两声枪响。这枪声让他一愣，他仔细地揣测着是谁在镇里打枪，肯定有情况，是来了鬼子，还是有土匪进了镇里？这枪声让镇外的这个人立刻警觉起来。四外野地里全是那细细的雨滴打在植物叶片上发出的“唰唰”的响声，让他感到眼前的小镇和小镇的四周的天地间隐藏着可怕的杀机。他感觉这个本来平静的小镇有了不同一般的情况，他小心翼翼地把马车栓在镇外的一片密匝匝的树林里，凭借着沟洼地的一丛丛柳树毛子很机警地钻进镇里的一个小胡同，贴着街边的院墙树障子影着身形朝镇里小心地摸过去。凝重的气氛在小镇里四处弥漫。隔着迷蒙的雨幕远远地看见十字街的拐角处有一伙人急促跑过来。他迅速地躲进街边的一个小院，钻进院子一侧的马棚里，他听到说话声是一伙日伪警察。他在心里揣测着，这些杂种来干什么？

这伙人越来越近。那“吧唧吧唧”的踏着泥泞的声音清晰可闻。

突然他身边一个小门被轻轻地推开，有一只手无声地抓住他的胳膊很迅速地把她拉进来。里面黑洞洞的，他看不见这个人的面孔，但他能感觉到这人是朋友，要不早在背后对他下手了。这是个放碎草的小屋子，隔着门的缝隙看见十几个日伪警察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他在脑海里梳理着眼前的情况，揣测着他们到镇里来干什么？现在该怎么办？

突然有一个警察朝这个马棚走来。身后的人悄无声息地拉着他迅速地钻进墙脚的一堆谷草里。两人在草堆里屏住呼吸。那个警察走到檐下“哗哗”地撒一泡尿在院子里喊：崔二炮，走啊！

听听没有动静又喊了一声：崔二炮，你他妈躲哪去啦！喊着就去推开上屋的门探进脑袋看了看，然后在院子里撒摸了一圈嘟哝了一句：这小子是不是又钻那个娘们被窝去了。说着就出去撵前边的人。这伙人走过去后，两个人赶紧从草堆里出来。在院门后借着渐亮的天光梁春才看清，拉他的人是镇里上山当了土匪的朱老大。

梁春惊讶地问：怎么是你？

朱老大也惊讶地说：是三哥啊，我老娘病了，我下山到镇上抓点药，你不在家里，咋躲在这儿。

我出门刚回来。梁春说。

三哥，我们刚进镇里的时候就碰上了这伙黑狗子设的暗岗。朱老大看着他说。梁春听了心里纳闷，今天这日子咋就这么巧啊。日本人进了镇里……朱老大回来为母亲抓药。都认为这两天比较隐蔽吗？

朱老大又悄声对他说：梁三哥你等着。说着他学了声鸟叫，从草棚最里面走出四个大汉，拉出一个被绑着的人。这人被一条绳子勒得紧紧的，嘴里塞得满满的。朱老大把他嘴里的东西拽出来压着声音严厉说：他就是刚才那个警察喊的崔二炮，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你说实话，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我说实话。崔二炮哆嗦着说：我们一共来二十人。

在镇里布了几道岗？朱老大问。

崔二炮说：在镇的四面街共布下了四道岗。

那几个岗在哪？

他们在哪座房里我不清楚。

你们到这干啥？

抓一个叫梁春的人。

为啥要抓他？朱老大把匣枪顶在他脑袋上。

崔二炮两腿软了，瘫在地上说：皇军说梁春是赵尚志直接领导的抗联交通站长，是个很重要的人。

朱老大把枪顶在他脑门上。瞅着梁春惊讶地说：三哥，你是赵尚志在外围设的眼线啊？

他说的是土匪黑话。梁春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两眼看着这个伪警察问：日本人咋知道梁春是赵尚志安排的交通站长？这个警察看着他很恐惧地说：听说皇军抓住一个知道他底细的人。

梁春问：什么样的人。

一个很年轻的人。

他吸了一口凉气，在心里揣测，这人是不是孙志良？

他没进山之前曾派孙志良去方正县一家大药铺买药。孙志良现在回来了吗，他怎样了？

现在朱老大催促他说：三哥，看来你被揭底了，这镇里你不能待了，领上嫂子和孩子先跟我上山吧！

梁春摇摇头很忧虑地说：我还没见着你嫂子和孩子呢。

朱老大心直口快，看着他说：行，一会见了他们，收拾收拾就先跟我上山。先躲过这一劫，过后再说。他又瞅瞅被绑着的人说：眼下留着这个败类也没用。那人还没来得及说话，朱老大手里的刀子就插下去了。梁春叹了口气没说什么，他心里惦记店里的二哥，惦记着妻子和孩子，就急匆匆一抱拳说：老大你快去给伯母抓药吧，我先回店里看看。就急速走出马棚。那伙日伪警察不知钻到哪里去了。雨还在继续下着。他小心地拐过街角穿过前面的一道横街就是杂货店。街上一片肃静，店门紧关着，门前坐着一个人，身上披着件破烂不堪的雨衣，低着头

似乎像是睡着了，他揣测着这人是谁？鬼子和警察留下蹲坑的？是不是院子里也设了埋伏，等他回来？他轻抬脚步影身到样子垛的后面，捡起一个小石子投过去，“啪嗒”小石子落地发出不太响的声音，惊扰那人抬起头四外寻看。那张酒糟脸让他认出是贾振山。他满腹疑虑地轻身走过去，贾振山揉了揉眼睛一下跳起来喊：这……这……不是梁……梁掌柜回……回来了吗！梁春回来啦！贾振山跳起来大声喊着。

梁春示意他莫喊叫，他刚要问贾振山为啥在这儿？只见院门动了一下，他就很机敏地一侧身躲回样子垛的后面。门里一个人探出身子问：梁……梁……掌柜的在……在哪？

贾振山指着样子垛喊：是，是他，在那边！那个瘦猴似的警察端着枪走过来，打算到样子垛后面看个究竟，没想到梁春猛地一伸腿，将这个光顾往前瞅的警察绊了一跤。梁春迅猛地跳起来扼住那人喉咙问：你是谁？

我……我……那人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梁春伸手抹一下脸上的雨水，才看清这人是镇上的伪警察佟老三。谁知这小子是假装没气，趁梁春一撒手，他立马反身从靴子里抽出匕首朝梁春的小腹捅去。梁春迅猛地擎住他持刀的手腕。抬起右腿膝盖恨恨地压向他的小腹，大概用力过猛，这小子“哼”了一声就晕了过去。梁春从他手里捡起这把三八枪又从他手里拿下这把锋利的刀别在自己的腰里。抬头看见门前的贾振山哆嗦成了一团，指着他说：你……你杀人了，你……杀人了！他那诡异的神情让梁春很来气，抬起枪冲他一比量，吓得他“哇哇”叫着跑走了。梁春没顾得搭理他就推开了院门，他刚迈进一步，有一个什么东西迎面冲他飞来，他一闪身，在这一瞬间，手里的枪被打落在地上。接着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对方呵呵地大笑着说：梁掌柜的，你还真敢回来。他不认识这个年轻的警察。这个警察显得很利索，很凶猛。这小子心里明白，日本人这么下力气抓梁春这个人，肯定是个有来头，也很有油水的人，这回自己得了头功，日本太君一定会大大的赏他。他把枪指向梁春大喊：不要动，动，我打死你！他发现梁春右胳膊和手臂在往外浸血，他受伤了。这个警察心里暗自高兴。这个能让他得到赏钱的重要人物，马上就可以成他的俘虏了。就在两个人僵持着的时候，他觉察出身后似乎有一种令他感到异样的气氛，因为身后的房门“嘭嘭”地响了几声，似乎有打开的迹象，他想回身看看，有些犹豫，怕对面的梁春对他发起攻击，但又特别担心身后，不过瞬间他又镇定下来，把注意力紧紧地盯在梁春身上，他想，那个开门人已经被他们捆住了手脚，他撞开门也没用。就在此时他身后的房门真的就“嘭”的一声撞开了，被绑住手脚的梁生在满是泥水的地上朝他这边翻滚而来。这一瞬间明显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就在他不知所措的瞬间，他对面的梁春飞快地一侧身掠住他手中的枪，往旁边一拉，顺势一脚

踹过去，这小子也很灵巧，躬身往旁边一躲，躲开了这一脚，可是他这么一挪步却绊在了翻滚过来的梁生身上，一下就摔倒在地上，在他摔倒的一瞬间一个鹞子翻身又跳了起来，疯狂地一下搂住梁春的腰，两人同时摔在地上。便在泥水里厮打翻滚着。不断的挣扎翻滚中两个人都累得呼呼大喘，没想到这小子一缓手的时候让梁春占了便宜，梁春的左手一下扣住了他一只眼睛，梁春就势一使劲，疼得这个警察“哇”地一声大叫。随后他抱着梁春腰部的两只手全都松开了，紧接着跳起来的梁春迅速捡起地上的枪，抡起来重重地砸在他的脑袋上，就这样接连地砸了好几下，直到地上的人不动了梁春才住手，他又赶紧给滚到跟前的梁生解开绑着手脚的绳索，梁生大喘着气说：快，快去救弟妹和孩子！梁春点点头，看见邻居王大壮站在门口。大壮说：三哥，快去接嫂子和孩子走吧，这些王八蛋对你下手了。梁春说：我和二哥现在就去。

你和二哥多加小心啊。大壮担忧地说。

梁春看着淳朴的大壮说：兄弟，你也赶快离开这个院子。

你们快走吧。千万小心。大壮再三的叮咛。

梁春感激地点点头便和二哥梁生朝镇东王先生那个大院跑去，他们要赶紧去接成子……

这个镇上教私塾的王先生收了十五个男女小孩子，有几个常在他家住，其中就有梁成子。梁成子十五岁，剃着光头，黑黝黝的面孔，闪动着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身子骨虽然看不到发达的肌肉，但是整体上是一个健壮机灵的孩子，也是个淘气的孩子，更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要和小伙伴淘起来，能把先生气抽了，要是背课文那个孩子都背不过他，冲这点先生又很喜欢他。住在这的孩子都是多给先生一些学费。这天一大早先生在领着孩子们朗声地读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正读得有滋有味，突然几个陌生人带着一身冷气闯进来就问：哪个是梁春的儿子？

王先生惊骇地说：这……这没有梁春的儿子。孩子们都吓得哆嗦着往一边站，机灵的小成子站在中间没动也没答应。先生是个倔强人，对这几个陌生人没说实话，端起书本还要继续念：子曰……随后进来的翻译走过去打了王先生一个嘴巴说：都啥时候了，还“曰”你妈的蛋！然后一把抓住先生桌子上的学生花名册过去对挤在一起的孩子们仔细地查看。最后他说：我点谁的名，谁就规规矩矩站到一边，皇军就让谁回家。谁不答应就留下谁。

说完就按花名册念起人名：李斌、李玉林、王泰、孙宝、王平均、张林发、张子阳、张同、王子良，本来梁成子的名和张同挨着，但这个翻译没念，越过去念了别人，直到最后十五个孩子念了十四个，就没念成子，翻译奸笑着撂下花名册就像老鹰见到小鸡似的过去一下抓住成子的手说：小犊子，你能躲掉吗？他通



过孙志良就已知道梁成子在私塾念书，才来这里抓他，他们打算抓了成子再去抓梁春媳妇。

成子很倔强地耸动着稚嫩的肩膀冲着翻译说：你拉我干啥？翻译小声对他说：快走，日本人来抓你了，领你去找你爹？他疑惑地眨巴着眼睛看着涌进来的这群陌生人，有些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孩子有两个吓哭了。成子看他的两个同学那懦弱的样子就伸脚冲那个孩子碰了一下说：你俩真完蛋，哭啥，又没抓你，这个熊样多丢人。

十五岁的梁成子，和他的小伙伴可不一样。他生来野性有胆量，七八岁的时候梁春就让他进私塾读书，这个生来就不安生的淘气包子就偷着跑出来跟舅舅李万成到野地里放马，十岁就跟舅舅学会了骑马，还敢摆弄舅舅的猎枪。梁春夫妻俩光顾忙自家商铺忘了管孩子，他发觉成子逃学的时候，成子已经十三岁了，他决定让他住在王先生家，让王先生严加管教，但是梁成子野性难驯，稍有松懈，他就偷着往出跑。年初李万成因为一个猎物和日本人打起来被抓进监狱。成子再跑出来没了可找的人，只能待在王先生这儿。

翻译听成子说的话，让他很惊讶，这个小孩挺有刚性，他紧紧攥着他的手就往门外走，成子很不情愿地挣扎着说：你撒开，你拽我干啥？就是这个时刻，李云迎着他们走过来了，她看见私塾先生的院子里站满了陌生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成子被一个小个子紧紧地拉扯着，她的心就悬起来了。糟了，孩子被他们……，处于母性的至高亲情，她什么都不顾了，那一刻哪怕是刀山火海，为了儿子她也敢往里跳。她毫不犹豫地风风火火地迎过去。成子喊：妈，妈！李云从小个子翻译手里夺过成子。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啥，为啥拉我的孩子？

哦！翻译被眼前的女人冲劲造得一愣，他惊慌中认真地打量着李云说：你是梁春的媳妇？转而他就格外惊喜。李云没理他紧攥着成子的手往外走。翻译跟过来狡猾地笑着问：梁先生他回来了吗？

李云耷着眼皮瞅也不瞅这些人一眼就说：梁先生是谁，我们是老李家的。

哦，哦，李家的，是李家的？翻译有些拿捏不准了，他想回身再看看那帮孩子里有没有漏下的。走进来的三木听得一清二楚，一挥手说：管他是谁家的，带走！

太君，太君！小个子佟老三从小街上一瘸一拐地跑过来喊：太君！

三木看他慌乱的样子很不高兴地说：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报告太君，梁……梁……春……春回来了！佟老三急不可待地说。

在哪里？三木的脸上有些兴奋。

在……在他的……的店里。佟老三急促地说。佟老三被梁春踢休克后，没多长时间就苏醒过来，赶紧跑来报信。